



责任编辑 / 武 静
封面设计 / 赵 源

ISBN 978-7-203-06351-3



9 787203 063513 >

定价：16.00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家将演义 / (明) 秦淮墨客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9.1
(大说宋丛书)
ISBN 978-7-203-06351-3

I. 杨… II. 秦… III. 章回小说 — 中国 — 明代 IV. I 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10866号

杨家将演义

著 者: 秦淮墨客 (明)

责任编辑: 武 静

装帧设计: 赵 源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嘉祥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1-75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 月 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6351-3

定 价: 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张华遣人召九妹	(77)
杨六郎私下三关	(82)
焦赞夜杀谢金吾	(86)
朝臣设计救六郎	(91)

卷四

真宗出赦寻六郎	(96)
六郎毁拆赛会庙	(101)
六郎兴兵救驾	(106)
椿精变化揭榜	(111)
六郎明下三关	(117)
宗保遇神授兵书	(121)
孟良入辽求发	(126)

卷五

孟良金盔买路	(129)
木桂英擒六郎	(133)
黄琼女反辽投宋	(138)
令婆攻打通明殿阵	(143)
钟离收回洞宾	(148)
王钦盗旨回幽州	(151)
六郎筵宴周福	(154)
学古领计陷宋臣	(158)

卷六

孟良偷路回取兵	(164)
六郎回兵救朝臣	(168)
六郎大破幽州城	(171)
真宗大封征辽将	(176)
禁宫祈禳八王	(180)
邕州依智高叛宋	(183)

卷一

诗曰：

杨氏庶兴翊宋深，风闻将落尽寒心。
青衿叱咤风雷迅，绿鬓挥扬剑戟新。
暗地有蝇污白璧，明廷无象铸黄金。
英雄跳出樊笼外，坐对江山慨古今。

宋太祖受禅登基

宋太祖，姓赵名匡胤，涿郡人。父名弘殷，为周朝检校司徒、岳州防御使。母杜氏，安喜人，生匡胤于洛阳夹马营中。当杜氏生匡胤之时，赤光满室，异香经宵不散，人遂号匡胤为“香孩儿”。匡胤有一兄，名匡济；三弟，曰光义、光美、匡赞。弘殷既逝，杜氏孀居，治家勤俭严肃。时匡济、匡赞亦卒，匡胤、光义、光美俱学于陈拊之门。拊乃华山处士陈抟兄也，壮年励志苦学，屡科不第，遂隐。拊教授循循诱人，有诗为证：

落落人间数十年，随身铁砚一青毡。
丹墀未对三千字，碧海空腾尺五天。
贾谊长沙淹岁月，杜陵夔府老风烟。
倚阑读罢归来赋，肠断青山落照边。

是时，陈拊见三子卓犖，属情训导，文传孔、孟，武授孙、吴。学业既成，一日呼三子趋前，言曰：“某今老矣，不能复为若辈之师。

而敬其事，无上负彼苍眷顾、下失斯民仰望可也。

匡胤就殿前拜受毕，遂升殿服袞冕，即皇帝位。百官朝贺毕，于是奉周主为郑王、符太后为周太后，迁之西宫。大赦天下，国号大宋，改年号为建隆元年。封三代为皇帝。封母杜氏为皇太后。封妻王氏为皇后。封子德昭为皇太子、德芳为梁王。封兄子德崇为燕王——乳名八哥，最有才能，人皆敬服，遂称为“八大王”。封弟光义为晋王、光美为秦王。文武百官各升一级，遣使遍告郡国。有诗为证：

敕旨颁行去路赊，绣衣分彩照江花。

星披驿树人千里，为报乾坤属宋家。

时，华山处士陈抟延揽英雄，亦有觊觎神器之意，每遣人往汴京探听消息。是时，跨着一驴，游于官道之上，忽手下报曰：“今赵点检受禅登基，遣使遍告天下。”陈抟听罢，惊慌坠地，乃曰：“鹿之逸奔，高才疾足者得之。”又复曰：“英雄回首作神仙。以声势虚誉论，彼固赫奕于我；以身心实益论，我又舒泰于彼。彼此各有一得，又何必拘拘于君人为耶？”遂复回华山，终日高卧。

太祖闻知，遣人征之。屡征不就，遂亲幸华山访之。陈抟接入庵堂。拜罢，太祖曰：“子之高卧，其奈天下苍生何？如肯随朝就列，任择其职，朕毋吝焉。”陈抟曰：“陛下开诚心、布公道，以理天下，则天下幸甚，微臣幸甚。即终日立朝，亦不过此敷陈而已。荷陛下厚爱，臣他不顾，但乞陛下将此华山周围地土写卖契一纸付臣，臣得千秋沾恩，且不没一时相须之殷，而又显圣主待隐逸之优也。”言罢，太祖欣然素纸笔写之。陈抟谢恩讫。太祖命排驾回京而去。陈抟叹曰：“天下自此定矣！”有诗为证：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山川。

寻常巷陌多簪绂，取次楼台列管弦。

人乐太平无士马，莺花无限日高眠。

只恐有失。”太祖曰：“地有远近，故耳，不必多忧。”二将至晚领兵埋伏去讫。太祖又命高怀德明日领兵三千，往大汀洲接应桑锦；张令绛引兵三千，往鸡笼山接应米轮；又命王守贞、李继仁明日领兵一万，抄出白坂河后杀进；曹刚领兵五千接应守贞等。太祖分遣已定，诸将领计去讫。

继业调兵拒宋

却说北汉主升帐，谓诸将曰：“南兵此来，决非昔比，必用奇计方可胜之。”言罢，报延广回入帐中。延广告曰：“宋君言道：汝主来降，不失侯封，否则明日决战。”汉主曰：“汝观彼营有可捣之处否？”延广曰：“无有其衅。但出辕门之时，见两人入去，却似前日在此卖马之人。臣沿途思忖，此必细作来窥地之形胜者也。”言罢，继业奏曰：“臣已知之矣。乞主上调兵御之，彼必成擒。”汉主曰：“卿知其何为？”继业曰：“左侧大汀洲，右侧鸡笼山，两处可以埋伏。宋人既窥地形，彼必遣兵埋伏于此。宜急调兵，往中途截住，使他不能进攻可也。”汉主曰：“卿既知之，早遣军士防御，孤何禁焉。”

继业得旨，退出军中，唤过渊平、永吉曰：“明日五鼓，亦各领兵一千，同去左侧十里路上俟候，但听信炮一响，一人杀往大汀洲去，一人杀回。”又唤延惠、张得曰：“明日五鼓，亦各领兵一千，同去右侧十里路上俟候，信炮一响，一人杀往鸡笼山去，一人杀回，勿得有误。”又遣妻余氏，打白令字旗，领兵一千，往白坂河后接战。分拨已定，延惠、渊平等各自整顿去讫。

却说太祖次日临阵，头戴一顶双龙升天黄金盔，身穿一件双龙升天绣罗袍，头上盖着一柄七檐绣龙黄罗伞，跨着一匹腾云赤龙驹，左手列着王全斌、张光翰、潘仁美等一十八员大将，右手列着李继勋、石守信、赵彦徽等一十八员大将，一字儿摆开于南。北汉主

却说继业回营见汉主曰：“臣正要捉宋主，因何收军？”汉主曰：“孤心陡痛，恐有不测，是以收军。”继业曰：“宋兵虽败，未损大将，今夜恐来劫寨。三军必要出寨，留下空营。其军来劫，不必交兵。彼放信炮，吾军亦放信炮，虚张声势，待天明看动静交兵。”汉主曰：“彼来劫寨，可趁黑地杀之，何故令不交兵？”继业曰：“宋主行兵，曹瞒无二，彼必令敢死军先入，其锋难当。吾军只须放炮呐喊，诳他大队军兵杀进，彼在内之军奋勇杀出，两下自相杀戮，岂不胜于交兵？”汉主大悦，三军领计去讫。

是夜，曹彬、石守信领敢死军杀人北营，放起信炮。只听得北营亦放炮呐喊。曹彬等只说有军杀来，随即杀出。后军王审琦等亦只说北兵杀出，一径杀进，俱不觉是自己之兵。闹了一晚，及天色微明，方认得是自己之兵。正欲收军，继业驱兵杀出，砍伤甚众。太祖大恸，言曰：“二阵折伤军士如此，将奈彼何！”又问曰：“彼是何人之谋？朕必定计擒之。”石守信奏曰：“问巡逻之兵，回说是令公。”太祖曰：“名唤令公？”守信曰：“非也，名唤继业。”太祖曰：“缘何又唤令公？”守信曰：“继业出战，打着红令字旗；其妻出战，打着白令字旗；因此号为‘令公’、‘令婆’。”太祖曰：“朕亦闻此人有勇善战，北方称为‘无敌将军’，不想又有玄妙之智术也。朕若得此人归顺，何愁四方征讨！”遂命军士休息。

太祖复取太原地理图看之，即唤何继筠、工彦昇领兵五千，经过石岭关，直抵镇定关下寨，但逢辽兵前来援汉，于岭下引兵拒之，佯为截其归路之状，彼兵必退，不敢前进。又唤王全斌、桑锦领兵三千，埋伏于莫胜坡，但有太原兵来，即出截之。太祖分拨已定，四将领兵去讫。

今得承睿回来，必是献捷。朕怀少慰，又足以慑服继业。自今以后，不敢轻视吾军矣。”诸将犹未准信。既而，承睿果然入帐奏曰：“大辽遣耶律于越领兵至镇定关前，臣父子依圣上计策，于越果然怯退三十里下寨，不敢入救。臣回至中途，又遇王全斌手下游卒，说汉主命张得、永吉领兵去接辽兵。二将骄傲，道是‘在本境之内，怕甚埋伏’，及至莫胜坡，夜宿其地，众军畅饮，酩酊大醉。王全斌引军围住，尽皆杀之，并未逃走一人。”太祖曰：“惜天雨不顺，不然大事济矣。”承睿曰：“臣父恐辽知兵少，驱大队杀来，难以抵敌，乞陛下再遣军兵防御。”太祖曰：“无妨。天有久雨，俟晴日破了太原，辽兵闻风自遁，不必益兵。”复曰：“继业天文地理尽知，真神人也。”承睿曰：“臣于彼地闻人云：‘交兵若遇红白令，生死由他不由命。’其名如轰雷贯耳。”有诗为证：

战斗夫能妇亦能，威声霏霏若雷轰。

令旗红白飘扬到，十将逢之九不生。

太祖闻听承睿之言，乃曰：“朕所设之计，屡被破之。此人果非虚声。”诸将曰：“然彼张得、永吉二将却因何被全斌砍之？”太祖曰：“此非继业之罪，乃二将不用命也。设继业亲行，必无是祸矣。看来此人智谋过朕远焉，欲取太原，必先获继业。继业一得，太原不足取也。”

是时，风风雨雨将近一月。才晴两日，太祖即遣兵搦战。如是者数次。汉主召继业进帐问曰：“南兵一晴，即出挑战，大辽救兵又不见至，将奈之何？”继业曰：“南兵搦战不足惧，以臣计之，辽兵久当至矣，今不见来，必路途有甚阻滞。”汉主曰：“既遣张得、永吉二人去接，若有阻隔，必有回卒来报。”正言语间，忽有探子来报莫胜坡之败情，继业大惊曰：“张、永二将休矣！”言罢，又听得宋兵呐喊搦战，汉主曰：“不如写书诳宋退兵，孤上太行山去，彼奈我何哉？”继业曰：“写书言降，纵得脱难，然则示弱甚矣，决不可为。”汉主曰：“宋君新受周禅，伐蜀讨越，无往不利，想天意如此。我若逆

之，戕害生灵，获罪于天，必难逃活。且以天下地域论之，宋已得十之九矣。以此相较，孤本弱小之国，以小事大，以弱事强，识时势者为之。故太王、勾践当时行之，始以图存，终于强大。卿谓孤示弱，彼太王、勾践所为亦非欤？”继业曰：“主上所论极是。若要如此而行，宜出奇兵大杀一阵，使宋不得遂志，方肯从请，不然彼必不肯退兵。”汉主曰：“卿宜斟酌而行。”继业曰：“主上修书，亦不必写诈降书。只陈利害，令其退兵可也。”言罢，遂唤延广领三千铁石弓兵，当夜前去董泽右侧山下埋伏，俟明日信炮一响，驱兵齐出射之。延广领计讫。

次日天晴，太祖又遣兵搦战。将至午，天忽黑暗，太祖收军。继业乘机驱兵突出赶杀，直逼宋营。延广闻得信炮响，催军齐发弓箭，射死宋兵不计其数，夺得枪旗甚多。汉主收军，谓继业曰：“卿之神见仿佛周尚父也。”不在话下。却说太祖被继业大杀一阵，折军数万，回营正自伤感，忽辕门外报：“北汉主遣人下书。”宣入呈上，太祖览其书云：

北汉主致书于大宋皇帝麾下：

孤今出师雪恨，为周也，非为宋也。詎意陛下承乾，乃违其会。第周宗既灭，冤仇已绝，孤复何憾。实欲罢兵休养生灵，不知陛下亦肯父母斯民否也！然太原刘氏庙貌在焉，纵欲百计图之，孤必百计防之，以尽世守之义而存刘氏之血食耳。惟陛下怜之、谅之。

北汉主端肃谨书

太祖览罢，以示诸将。诸将知太祖有退兵之意，乃叩头愿尽死力，急先攻击。太祖曰：“汝曹皆朕训练，无一以当百，朕所以备肘腋而同休戚者也。朕宁不得太原，岂肯驱汝辈冒锋刃而蹈于必死之地乎？”众皆感泣。时天久雨，军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赞奏曰：“蕞尔晋阳，圣上亲讨，粮饷浩烦，取怨黔黎。陛下宜回銮驾，命一大将屯于上党，夏取其麦，秋取其禾，粮草充足，军士有资，且

宽力役之征，使劳者得息，此乃荡平之策也。”太祖从之，命先锋李继勋屯兵于上党，又遣人撤回何继筠等，遂令赵普晓谕诸将，解围而还。汉主亦上太行山而去。

后，乾德七年，太祖遣人驰书与汉主，其书云：

太原土宇非远，而苗裔正朔不加者，乃朕鞞毂之下，难令外氏据而有之。譬之卧榻之上，可容他人鼾睡耶？子今恃强，虎踞此土，若果有勇，早下太行决一雌雄，庶几家国事定。否则干戈扰攘，岁无宁日。汝欲安居巢穴难之难也。

汉主看罢，以示继元、继业。继业曰：“主上不必回书，听其兵来，臣自有退兵之策。”后至开宝九年秋八月，太祖命党进、潘仁美、杨光美、牛思进、米文义五路进兵攻打太原，汉主慌忙与群臣商议退兵之策。继业曰：“须遣人求救于辽。”辽乃命耶律领兵三十万救之。继业设计，将五路之兵尽皆杀败而回，耶律亦引兵回辽去讫。

太祖传位与太宗

却说开宝九年冬十月，太祖有疾，其弟晋王光义入内问安。太祖谓之曰：“汝龙行虎步，他日当为太平天子，然必得贤宰执相辅佐也。朕幸西都，有一儒生姓李名齐贤，学问渊博。因其狂妄，朕彼时怒之，未及取用，至今尤悔。汝可擢其为宰辅。有文臣必要有武将，朕征太原，有一将名继业，人号为‘令公’。此人天文地理、六韬三略无不精通，行兵列阵，玄妙莫测，乃智勇兼全之士，朕恨未获用之。他日汝破太原，获此人，当以兵柄授之。”又曰：“朕因太后昔日有疾，曾许五台山降香。朕想此疾难瘳，倘谢尘之后，卿当代往酬焉。且太后遗命深刻于心，此天子之位必传于卿，卿宜恪守朕命，勿负所托也。”晋王曰：“愿陛下万万春秋，臣安敢受之。”太祖曰：“卿且退，来日定夺。”晋王遂退。

是夜，太祖疾重，复召晋王、赵普入内，嘱咐后事。太祖谓赵普曰：“卿今为证，朕谨守太后立长之命，将位传与晋王，日后亦当轮次传之，勿负朕之心也。”言罢，命立盟书，置之金滕柜中。复命赵普及左右远避，召晋王至卧榻之前，嘱咐后事。其时，左右皆不闻声，但遥见烛影之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逊避之状。复后，太祖引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俄而帝崩，时已漏下四更矣。王皇后见晋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托赖于官家！”晋王曰：“共保富贵，无忧也。”有诗为证：

太祖之心却似尧，皇纲授弟弃如毛。

先锋党进、李继勋领铁骑一万，明日从中路杀进。又遣潘仁美领兵十万，攻打太原城。又命曹彬、张光翰为左右救护，各领铁骑五千。众将各自领计去讫。

次日，北汉探马忙报汉主曰：“大宋兵分三路杀来。”汉主曰：“昔日宋兵侵害，被继业杀得不敢正视吾军。今日不幸继业染病，谁复为孤破敌？”言罢，潸然泪下。忽有一人厉声曰：“主上何效儿女子所为！彼虽有攻城之策，俺亦有守城之谋，臣请为主上破之。”众视之，乃宰相郭无为也。汉主曰：“卿有何策？”郭无为曰：“乞主上命臣调遣诸军将，臣自有破敌之策。”汉主赐剑曰：“大宋兵临寨外，甚为危迫，孤今命宰相退之，但有诸军将不用命者，不必奏闻，即以此剑诛之。”无为跪受毕，即唤继喁、李勋领兵三千，从左杀出迎敌；又唤楚材、薛陀佳领兵三千，从右杀出迎敌；又唤渊平、方伯、任牛领兵一万，辅驾从中路杀出；又唤张明为先锋，领兵三千先出迎敌；又唤延惠、继芳领军一万，为左右救护。诸将领兵去讫。

却说宋兵大队小队三路杀到。先锋党进一马当先，恰遇汉先锋张明，交马数合，被党进一刀斩于马下。汉主见斩了先锋，尽皆弃甲奔走。宋兵一涌而来。汉主走回太原，见宋兵围着其城，遂不敢入，只得走回太行山去。将至山下，忽听一声炮响，万弩齐鸣，箭如飞蝗。汉主在马上泣曰：“不想此处有兵阻隔归路，孤无栖身之所矣。且诸将为孤受苦，此心何忍！”遂拔剑欲自刎。诸将苦劝曰：“莫若奔走白马岭，投于大辽，再作区处。”汉主从之。走至阴丘，忽见宋将李汉琼截住去路，又听得背后喊声大震，北汉君臣在马上听得面如土色，魂不附体。汉主曰：“命合休矣！”

后军渐近，众视之，乃余氏令婆领兵杀来，众心方定。令婆既到，即问曰：“太原城何如？”汉主曰：“太原城被贼兵围住，孤不敢入。”令婆曰：“既太原未失，妾当杀条血路保驾入城，以待辽之救兵。”汉主允之。于是令婆打着白令字旗当先冲杀。宋兵望见，纷

纷逃窜。杀到城边，太原守将赵文度见是汉兵，慌忙开门迎接入城。汉主坐定，谓文度曰：“此城赖卿守护，待退敌之日，孤有重赏。”又问令婆曰：“汝何知孤之遭难？”令婆曰：“夫病少愈，闻得宋兵动静，料主上有困，令妾今日领家兵救护。方下山来，一军拦路，被妾杀败。复捉得一卒问之，说主上往白马岭去了。故径直赶来救护。”汉主曰：“设使继业在军，岂容南蛮如此横行。”叹罢又问群臣曰：“大辽救兵不至，何也？”忽一卒禀曰：“日前杀败，小卒诈作宋军混入宋营，听得宋主遣上将郭进领雄兵三万，屯于白马岭阻截辽兵。辽遣耶律沙、敌烈领兵二十万至白马岭，耶律沙谓敌烈曰：‘白马岭下有一大涧，待军兵齐到，设计渡之，不然，倘吾军半渡，宋人出击，吾等皆休矣。’敌烈曰：‘宋人缘何就知军未全至？驻扎于此，彼谓吾怯。不如寻彼决一雌雄。且兵贵神速，渡之无妨。’及渡涧登岸，队伍未成阵列，那郭进已驱军一齐杀至，辽兵纷纷投涧，死者甚众。敌烈被宋军乱兵砍死。其时，辽将耶律斜軫正引军巡逻，闻辽宋交兵，急驱军而至，只救得耶律沙数十人而已。”汉主听罢言：“天何生我，受宋之荼毒如此耶！”言罢，又报潘仁美引兵来索战，令婆曰：“待妾出马砍宋人几颗头来，彼始不敢逼城。”汉主曰：“汝固勇矣，怎奈彼众我寡，何可轻动。”令婆曰：“主上勿忧。”遂披挂出城，与仁美交锋。只一合，令婆佯败，拈弓抽箭，扭身回射仁美。仁美左股中箭，落于马下。令婆骤马向前来砍仁美，部将洪先急救，乃与令婆交战。战仅三合，被令婆一刀砍于马下。洪先之弟洪后见斩其兄，大怒，出马骂曰：“泼妇焉敢如此无礼！”遂与令婆交马，仅数合，亦被令婆斩之。宋军先锋党进正在西门攻打，听得南门被令婆斩了洪先兄弟，遂直杀来救护，与令婆交战数十余合不分胜负。令婆乃将绊马索套住党进马脚，用力一扯，党进人马俱倒。令婆正欲向前擒之，忽听鸣金收军。令婆入城乃问汉主曰：“主上何以收军？可惜不曾砍得党进。”汉主曰：“孤见曹翰一军杀到，又见王全斌、米信、桑锦、曹彬四面乌云般聚集杀到，恐

汝有失，故此收军。”不在话下。

却说太宗闻知潘仁美中箭、洪先兄弟被斩、绊倒党进，不免心中大怒，曰：“捉此狗妇砍为肉泥，朕心始休。”乃督三军攻打。太原城上矢石交下如雨，宋兵不敢逼近。太宗又令筑长连城以围。汉主城中粮饷将绝，外面又无救兵，城中大惧。太宗亲督军士，攻打严急。眼见其城无完堞，太宗恐城破尽伤人民，乃写手诏，谕之速降。使者至城下，不放入去。太宗怒，命诸将尽穿重甲，列阵城下射之。箭如猬毛，城中危急。太宗复诏谕之曰：“汉主速降，当保汝始终富贵。”是夜，汉主遣李勋奉表乞降，太宗许之。

次日，太宗入城，登于城台，张乐筵宴诸将。汉主率官属缟衣素帽，待罪台下。太宗赐裘衣玉带与汉王，召其升台。汉王升台叩头谢罪。太宗释之，遂授检校太师、右卫上将军，封彭城郡国公，赍赏甚厚。汉主谢恩毕，太宗乃命刘保勋知太原府事，保勋受命不提。

之言，即日班师回汴，乃万全之策。”太宗不听，乃曰：“卿放心，辽人知朕取太原如折枝然，心胆寒矣，岂敢兴兵来相犯耶？”

太宗驾往昊天寺不提，早有大辽细作贺君弼星夜差人奏知萧太后。太后闻之大喜，当即遣使会同五国番王，急发兵来围困宋之君臣，不在话下。

却说太宗离了五台，驾到辽东地界之所，前军报曰：“北辽有兵杀到！”太宗曰：“何人迎敌？”渊平滚鞍下马，应声曰：“小将愿往。”太宗赞曰：“有虎父即有虎子。”遂命领兵三千迎敌。渊平出马，与辽将麻里庆忌交战十余合，庆忌大败，逃遁去了。渊平收军，保驾入幽州去讫。